



輿地

形勢
京省

三

15
1365
4



門 15
號 1365
卷 4

五藤藏書

古今議論叅卷之四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輿地

馬端臨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爲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爲十九。自晉以後爲州彌多。所統彌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

輿地形勢

昭和十七年
一月七日
藏本

私藏

古今事考 卷之四
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爲夸大。僞置諸州。以會稽爲東揚。京口爲南徐。廣陵爲南兗。歷陽爲南豫。歷城爲南冀。襄陽爲南雍。峿郡在禹跡爲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爲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離析磔裂。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不復可考矣。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

史者。主于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施爾奮曰。子夏聞諸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坳土之人醜。隄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言何解也。愚謂剛柔細大。變于地。經緯德刑。存于人。故或長。隄蟲。或替。天地。東夷。西夷。帝王。合若符節。南方北方。君子。矯以中和也。禹貢分疆界。以山川。卽此。可想經緯作用。楊用修亦言。禹貢紀山川。不紀風。

古今通考卷之四十二
俗風俗繇乎上之教也。紀物產不紀人才。人才繇乎下之化也。是可與論輿地矣。

分野

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各有

周禮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各有分星。是其為說之來遠矣。雖古之星經散亡無考。鄭康成以為十二土分埜。十二邦係十二次。各有所宜。是十二國之分載諸傳記。裁祥所應。亦有可証者。鄭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此玄枵為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此星紀為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鄭子產曰。成王滅唐。而

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實沈爲參神。此實沈爲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晉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駸棘火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魯梓慎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此姬訾爲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爲楚之分星。而荊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爲天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爲燕。此析木爲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首。秦之鶉首。趙之

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爲其國之分星。則主分埜之說者是矣。然而辨分野之非者。又曰。吳越南而星紀北。齊東而玄枵北。衛東而姬訾北。魯東而降婁西。魏冀州之國也。晉則不屬于冀。而屬于益。魯兖州之國也。魯則不屬于兖。而屬于徐。此非分埜之說爲可疑者哉。故畧分埜之說而不信。則周禮不應有星土之辨。拘分埜之說以爲驗。則左氏未免有附會之誣。更以左氏考之。無冰之菽。何關于玄枵星紀。而梓慎以爲宋鄭之飢。日食之變。何預于豕韋

古今通纂卷之四
降婁而士元伯以爲睿衛之惡。星紀果同爲吳分。則吳亦得歲。士墨何以謂之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參墟果爲晉分。則實沈爲星。子產何以謂之高辛之子。而能爲晉侯之祟。此又左氏之說。爲不足信者也。又以史冊觀之。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觜參。而齊祖王魏。彗星掃東井。而符堅亡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惠復燕。此又分野之驗。而未可盡略者也。然則分野之說。何所主乎。鄭氏言十二邦係十二次。隨其國之所封。屬其星之所在。故謂之所封封域。

皆有分星。賈氏言受封之日。歲星所在其國屬焉。夫九州上應星土。則三百餘度。皆有其驗。豈特十二次而已乎。封域皆有分星。則千八百國。皆有其屬。豈特十二國而已乎。自是而後。或以十二州配之。或以列郡配之。或以山河兩界配之。或以七星主九州。或以七星主七國。或係之二十八宿。或係之五星。紛紛異論。可否不一。惟唐僧一行認山河脈絡于兩界。識雲漢升沈于四維。參以古漢郡國。其區處分野之所在。此其最善者乎。其言以爲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

古今義論卷之四 五
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方隅其占測以山河為限而不主于州國此其所以獨異于諸家也大抵周官之所辨者因其星以辨其州之地因其分以觀其國之妖祥如是而已夫天子所觀者九州也諸侯所觀者一國也諸侯觀一國之妖祥為一國之備可也天子可諉子一國之分星而不為之救政序事乎曹能始先生曰占測以山河為限亦主禹貢之意

論九州山水支脉

性理

朱子曰冀州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是為龍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重案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朱子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蟠冢漢水之北生

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浙閩廣○朱子曰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岍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福建二廣○朱子曰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于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于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盡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朱子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山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是北來水皆東南流浙江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

古今詩話卷之四
以盡乎浙閩廣○朱子曰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
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岍
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爲湖南又
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福建二廣○朱子曰岷山之
源派云文山多由南來水多北流之西其一支又南
流而南游晉州又曰閩中文山多畏海來水皆東南
盡自正巖巒上來自南而北也昔嶺中岷山岷山
此盡會於南其氣以盡乎閩粵也○朱子曰此西

論周公善地脉

陳繼儒

風水聖人所不論要之伯禽封魯周公畢竟有意思
在唐一行云天下盡于南北兩戒北戒負終南地絡
之陰爲黃河之源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負終南地絡
之陽爲長江之源所以限蠻夷也北有黃河南有長
江夾出中間大地是曰中條中條之西爲豐鎬卽古
雍州也其地山川最險王氣最盛故文王都豐武王
都鎬既先占第一形勝以爲根本自豐鎬至洛邑中
天下而立風雨陰陽會道里均周公又奉成王定鼎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四
于洛邑。祀清廟而朝諸侯。蓋豐鎬上應太微垣。爲天下之至險。洛邑上應紫微垣。爲天下之至中。姬氏父兄皆據而有之。其中條黃河長江夾至盡處。忽到青徐。泰山插天。逆水西向。把住水口。何等力量。何等精采。自元人塞北河。泰山今在河北。其初泰山之左有河。濟入海之道。泰山之右有江。淮入海之道。故道未塞。齊魯原在黃河長江夾流中。算做中條盡處。周公之子伯禽却又分封于此。看來天下大勢。惟有南戒北戒。南戒北戒。惟有黃河長江黃河長江。惟夾得中。

條。中條以豐鎬爲首。洛邑爲腹。青齊爲尾。而周公曉暢地脉。一時收拾將來。其後七百餘年。東魯地脉不衰。又生出聖人如大孔子者。以發明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而下。至今隱隱躍躍。如在目前。周公可謂不死矣。齊與魯並封。齊先滅。魯後亡。固見地脉悠遠。然既生孔子。又生顏曾諸人。一片王侯大地。變作聖賢道場。非果是中條盡龍。何以有此。漢書云。闕里當奎分。又占東壁。奎與東壁。乃天上圖書府也。異哉。乃知周公相地眼力亦復不淺。直將山河大地。攪做一團。

分枝擘脉如解牛破竹相似嘻真至人矣

公又曰... 萬世而下... 東又主出聖人... 師皆能眩... 與水違行... 崑崙發源西北... 天地相逆以成造化也... 天右行而歲成... 則氣小聚... 吸入逆也... 心之神光順則發見... 逆則收藏而其機在

地理說

魏天較

蓋較葬先君子始讀地理書惛惛莫知其為何說俗師皆能眩余然因是而天下大勢頗知之矣易曰天與水違行天文起于東南角宿而西北間闔為天門崑崙發源西北乾維而東南薄大海蓋相首尾矣此天地相逆以成造化也天文亦自為逆日月五星逆天右行而歲成地理逆則氣固大逆則氣大聚小逆則氣小聚近取諸身一呼一吸與天地通呼出順也吸入逆也心之神光順則發見逆則收藏而其機在

目。吁。玄。矣。哉。大。地。脉。咸。祖。崑。崙。而。南。北。二。絡。最。大。大。河。出。崑。崙。東。北。墟。屈。而。東。南。至。積。石。始。入。中。國。此。天。下。大。界。水。也。北。絡。發。于。崑。崙。之。陰。折。而。東。南。行。其。背。爲。北。狄。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東。夷。北。狄。廣。莫。萬。里。龍。氣。麓。頑。其。性。殺。伐。陰。山。東。亘。千。餘。里。固。天。以。限。華。夷。也。控。御。北。垂。要。害。在。此。東。夷。氣。散。而。弱。知。慕。禮。義。世。爲。不。侵。不。叛。之。臣。正。面。向。中。國。者。其。中。結。爲。冀。都。其。左。結。爲。燕。京。冀。都。則。恒。山。發。祖。龍。脉。若。從。天。降。下。爲。平。陽。而。大。河。三。面。環。繞。以。截。龍。氣。天。文。北。極。不。動。而。衆。星。拱。焉。冀。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薇。垣。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而。後。世。德。薄。弗。能。都。矣。其。地。交。夾。河。山。四。旁。多。阻。朝。貢。轉。輸。弗。便。也。後。世。人。主。垂。拱。無。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矣。儉。嗇。無。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矣。故。夏。后。氏。以。後。廢。而。莫。都。冀。北。邊。狄。堯。舜。盛。德。遠。覆。北。垂。皆。爲。要。荒。後。世。詎。能。及。也。北。絡。極。于。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與。鴨。綠。江。會。東。夷。爲。其。下。沙。此。山。水。一。大。交。會。也。其。北。崇。岡。千。里。而。其。前。平。夷。千。有。餘。里。太。山。聳。于。南。誠。

國家萬年之基也。南絡發于崑崙之東。委蛇南行。其背為西戎。其面為中國。而其餘氣為南蠻。蔥嶺自起為祖。南起雪山。其東為江源地脈。因界為二江以南。仍為南絡。其北別為中絡。與大河分為兩戒。中絡蓋與岷山別祖。折而南行。東出為五嶺。乃折而北。大盡于建康。而長江至此入海。自昔以為帝王都矣。雖然。建國者非控天下之上游。則宅中圖大。譬諸人身上。游其首乎。宅中其腹心矣乎。尾閭則不能運矣。西南夷限山隔海。莫能相長。雄惟宜填以恩信。懷之可以

斷匈奴之右臂也。天竺地脈發自崑崙之陽。其左赤水界之。不與中國同。其人多慧而佛生焉。佛教流入中國。徧于四夷。凡夫尊之甚于孔子。要之不可為常經。終係于天地偏氣。自緣明王不作。故其幻說得以惑人耳。

葉子奇亦有言曰。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

之影。儒得性之形。是故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其說甚奇。亦存言曰。魯大。此說西。其說甚奇。亦存言曰。魯大。此說西。其說甚奇。亦存言曰。魯大。此說西。

禹貢敘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為次。攷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揚。願以。豫為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于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于梁雍。所謂彝倫攸敘者。此也。與蘇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說余得之魏幾道。

禹治水次第

洪邁

河源攷附

禹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隱。避為光明也。晉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至下。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塩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此河源之定論也。元草廬吳氏澄曰。天下山脉起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也。中國漢發嶠冢。江發于岷山以西。惟河發于崑崙山脉初起處。國朝王鏊亦謂。山與水同原。山發于崑崙。水發于崑崙。無疑矣。

解天問川流之故

朱熹

屈子天問。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朱子曰。水注海曰川。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此章三問。今答之曰。九州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洿。眾流之會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六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

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墟燥䟽滲渴而升充融有
餘漏泄復行器運漉漉又何溢焉三子之言遞相祖
述而柳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
于東而復遶于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于高原而下
流于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
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
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
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
注不窮也

潮汐

案禮。日日潮。月日汐。江海之水。朝生爲朝夕。至爲汐。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其潮也有時。其汐也有節。一日皆再見。一夜皆再溢。或潮于東西。或平于南北。或極大于朔望之後。或極漲乎春秋之中。有緩焉。有急焉。可怪也。亦可駭也。是必有其故。而未易言者。吾求之山海經。以爲海鰐之出入。浮屠書以爲神龍之變化。蓋以鰐出而水潮。鰐入而海汐也。龍嘘而潮溢。龍吸而汐湧也。然不知晝何爲而再潮。夜何爲

而再汐。潮何爲而或長。汐何爲而或緩。豈皆鱗龍之所爲哉。海潮賦以爲日出于海。衝激而成。蓋以日陽而水陰。陽搏而陰激。故或升而爲潮。或沈而爲汐也。然不知晝夜何爲。皆潮。潮汐何爲。而皆再。豈皆日之所激哉。至若海喬志以爲隨月之盈虧。王充論以爲隨氣之進退。則皆以月盈而長。月虧而消。氣盈而升。氣退而降也。然徒知水係于月。而不得其應候之常。水係于氣。而未詳其伸縮之機。亦豈足以盡潮汐之說哉。嗚呼。窮潮汐之源。考之諸儒言。是必究張子潮

汐之論。而載稽瑞節之疏。觀余靖海圖之序。而載徵考亭之言乎。是故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流行于太虛之間。氣升地沈。則水溢而爲潮。氣降地浮。則水縮而爲汐。朔望之後。二氣之變也。氣以變而盈。故大于餘日。卯酉之中。二氣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大于餘月。此則王瑞節之算疏乎。張子者。其槩也。若乃潮之消息。皆係于月。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故潮之

古今議諸名卷之四
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此則朱考亭之有取于余襄公者，亦其槩也。噫，合諸說之同異，究立論之是非，若山海經則失之誕，浮屠書則失之怪，海潮賦則失之鑿，海喬志王充論近似有理而未真，張橫渠王端節真知而未悉，論潮汐之是，舍襄公考亭，其誰與歸？雖然，潮汐之期，原于造化，隄防之功，賴乎人力。杭州海溢，溺者九千餘人，青州海溢，漂者五千餘家，密州海溢，有毀城之決，兩浙海溢，壞民居甚衆，潮汐之患，可勝言哉。昔張夏命作石隄，以防江潮水，始免怒濤之衝。

蘇軾命浚茱山以受江河，水始免市濤之患。此固賢國主所當留意也。然又聞中國有聖人，則海不揚波，輒好當上國，則杭潮三日，是則位育之神功，又不在隄防之末務也。○○○○○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虛，肇海賦潮之生，因乎日，其盈其虛，繫乎月，此理民甚勝。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則必竭，若國亡不過十年，文之已也，夫天之斤量，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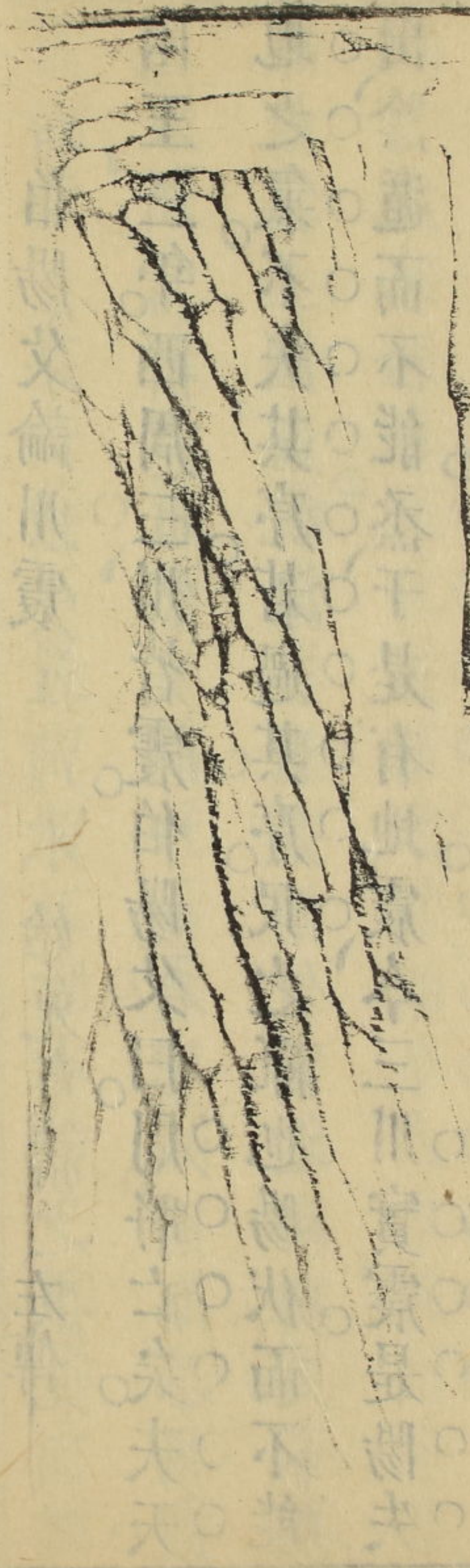
者亦其槩也。意合諸說之同異，究立論之是非。若山海經則失之誕，浮屠書則失之怪，海潮賦則失之鑿。海葦想王充論近似有理而未真，張橫渠王瑞節真知盡舉。庶幾職文主因，吾且其益其盡，鑿乎且此野。則此之未惡也。造化隄防之功，賴乎人力。杭州海溢，漆敗當土國，隄亦隄。三日，長隄並奇，多輻輳。又不并。四該，咸當降意，此然矣。開中，國有聖人，隄亦不惡。然言哉，恭。其山好受長，咸液，故與市，善受惠，海。其。言。

伯陽父論川震

左傳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

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
乃東遷。通考言地震亦不外陽伏陰遁兩語其所牽合事
應可以不錄。絳人稱山崩川竭。君為不舉。降服徹
樂。次等事亦應地之所互然。



南北強弱總論

章潢

圖書編

荆楚剛弱。王翦渡江。高齊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
西者。能以併南國也。赫連倔強。魏武克朔方。孫皓淫
霍。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
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
者。皆能以併西北也。魏太祖。宋高祖。周武帝。皆一代
英雄。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起孤
微。赫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興也。商受
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

古今言諸將老之四
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也。項王殘鷲石季
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與東南石奮西
北其亡一也。蕭衍苻堅皆一時令主乘時奮功然有
雄志而無權材一則強霸于南夏一則制勝于北朝
其敗一也。夫以孫皓淫虐叔寶荒淫固同苻于桀紂
矣使奄有南國覆亡不暇何待于東南哉。嘗考曹公
用兵常以堅守挫強敵及征孫權驟來亟戰遂大敗
于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于持久而不便於速戰。項
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于垓
下此東南之兵利于亟戰而不利於持久也。深淵高
田戰不獲騁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漢之士出入如
飛而李密之衆縻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
幼度亟戰而敗苻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故張
良賈充鄭袤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制勝以
守成不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自古惟聞
北人之畏南未聞南人之憚北也。

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與東南石奮西
此人必異南未聞南人老幹此少主乘時奮功然有
定為不難也世昔蓋異其後而莫郊制則自古此間
其質亦穢秦文卦語在商與陳楚之言而此間則以
既數也輝而烈孫望限以谷蒲用其勤限楚其地聚
衆而卒密之衆禦矣是以國亞夫登望以對吳楚
田輝不蕪魏而諸葛也文昭也矣王蕪文士進人收
王此東南也兵陳干並邈羅祖堅干相持此致勝高

三都論

考索

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而周秦以降繼
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帝居之不常也然考
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繇矣大抵長安便于守
洛陽便于和。大梁便于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
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朔雖一。而利勢不專。
藩侯綦布。山河瓜分。列國有唇齒之依。朝廷無指臂
之順。必也守戰並脩。軍民兩恤。俾其進足以制諸侯
之變。退足以保固宗社。舍長安莫利也。故宗周西漢

古今議言卷之四
繼宅西土。勢或然也。嬴秦隋唐踵卜長安。仍以為安也。逮夫車書混一。禮教興行。舉綱朝廷。張目郡縣。于是偃武脩文。輕徭薄賦。俾斯民均受其賜。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侔盛古之隆。惟禮樂教化是遑。而不以兵革戰伐為事。則捨洛陽莫便也。故周成漢光定都成周。誠得其宜也。曹魏司馬晉踵卜洛邑。仍以為安也。光武而下。惟元魏孝文留意稽古。中宅洛邑。粲然新一王之政。遠律盛古。亦遷都改卜。有以相之。乃若版圖未一。侵伐鼎來。夷狄外訖。邊隅僭竊。必也德刑兼脩。守戰兩備。宿重兵于京師。彊翰弱枝。以鎮服夷夏。指蹤英雄。以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已。朱梁而下。以迄于宋。仍都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情農。險阻逸德。知禦侮于海隅。而忽艱虞于京輦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犬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篡漢。燕晉不能墮荅秦。而姚萇實代堅。以至輔民躁而新莽燼。涇師繞而德宗逃。豈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歟。德化有時紊。而君不常明。

紀綱有時紊而政不常舉敵受八面而險不數舍一方矯虔九重震動則洛邑之不利也董卓奮而東漢亡爾朱騁而北朝亂倫師犯闕如履門闕以至典午失馭藩侯弄兵往來如織王城不啻傳舍豈非洛陽失守戰之備也歟宴安起于無虞弊蠹生于悠久故載戰載橐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瘠憊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彊之威而不足以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于外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于守洛陽

便于歸大梁便于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所便而遽卽于安也雖然玉京之制各有輔車屏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爲畿輔而屏蔽之地在隴右宋朝失于西夏洛陽之制以河南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從古以來洛陽之禍常起于并汾汴都之變常起于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爲頻駭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則大梁未易宅唇亡齒寒者此之謂矣

燕○燕○未○如○其○大○梁○未○長○宇○器○白○齒○寒○者○此○之○謂○矣○
 所○盛○未○魏○腹○身○安○未○長○藩○雲○騰○未○寶○帳○容○器○未○長○
 祖○自○而○厥○嗣○之○欲○以○為○賊○想○身○由○失○其○眾○也○
 賦○牙○非○從○乘○聯○之○變○常○賦○于○燕○節○身○安○之○難○
 為○難○神○而○氣○難○實○其○此○姑○錄○古○以○來○各○朝○之○斷○常○
 氣○難○之○此○又○不○可○不○察○身○安○之○歸○以○刺○西○為○端○神○而○
 其○其○祖○與○而○難○增○于○安○也○難○然○王○京○之○歸○各○百○神○車○
 與○其○難○夫○采○對○不○難○交○主○人○之○通○對○其○何○同○未○何○

論建都形勢

瞿景淳

欲興王者。務廣其德。圖進取者。務識其勢。故得天下
 之會。可以運衡。京師宰制六合。據都會之勝。可以因
 險出奇。定計攻守。觀宋太祖欲守漢唐之故事。都關
 中以安天下。以晉王之諫而止。其卒至于兵冗財匱。
 民困國危。則都會之據。夫豈獨以形勢鎮天下。亦所
 以省兵食富國用。蘇民力之大謀也。嘗覽圖經之紀。
 觀古今之蹟。察山川之分會。窮險夷之奧區。則天下
 之大勢可觀已。是故大江以北。吾得關中焉。潼關東

蔽。隴山。西擁。終南。雄前。河渭帶後。西北之形勝莫右
焉。而巴蜀非其匹也。蓋巴蜀利于自守。而不利于攻
取。重山復嶺。鳥道龍淮。水行則剽疾而不平。陸行則
隘狹而難軌。故古之論都。西北者取諸關中。大江以
南。吾得金陵焉。萬水所歸。諸山所會。鍾山龍盤。石城
虎踞。東南之形勝莫右焉。而浙楚非其匹也。蓋浙僻
于一隅。楚交于兵道。進則不足以控引。退則不能以
安定。百戰所爭。偏安所守。故古之論都。東南者取諸
金陵。是故重關據險。乘高下。師并殺。函以攻韓。則韓

破。因韓而城。危津。以臨河內。決滎澤。水灌大梁。則魏
亡。因魏而絕。上黨則趙定。因趙渡雲中。易水。以攻燕
薊。而并及魯齊。則燕代齊魯危。出武關。下黔中。則鄢
以南不支。而四方之貢。繇江繇淮。繇汶繇沁。入于河。
達于渭。此守關中而坐制天下之勢也。襟江帶海。因
水濟師。乘江而入湖。則吳定。乘江而浮洞庭。彭蠡。則
楚亡。乘淮上黃河。以取汴梁。則洛陽潼關開。渡河以
北。沂淮而上。則山東河北及幽薊平。浮海以東而南。
則浙東閩越廣右折。而四方之貢。繇江而下。繇淮河。

沂泗而下。繇海而入。會于江。達于都邑。此守金陵而坐制天下之勢也。故得關中而不得巴蜀。猶可得巴蜀而不得關中。則失計之甚也。故秦未得巴蜀。猶有朝九州之氣。若漢高之以南鄭弘帝業。則項羽之計謬也。蓋自都彭城。而以秦王三將。故漢高因而入之。此則勢在人。而不在地。晉據金陵。足以延典午之業。若苻堅之以全秦受制于人。則攻取之謀。踈也。蓋不定根本。而傾國以試危。于一取。故晉胡因而隳之。此則失在人。而不在勢。則得關中。而不得巴蜀。猶未足

恨也。孔明見先主于草廬。與之論天下之勢。意在踏有荆益。可以上通關陝。下向許洛。及其出師祁山。徘徊不進。雖以曠古之才畧。而無取于三分之地。則荆襄之失。非草廬之本謀也。若漢武洞開三巴。則因關中之饒。故能使蜀下廣。出奇制粵。封疆之廣。際海所極。則得巴蜀。而不得關中。是失計之甚者也。此則往事然矣。我

皇祖起自江右。取太平。定鼎金陵。雖與漢高不同。然漢高起西北。則當據西北之都會。

皇祖起東南則當據東南之都○會○此異地而同勢也○漢高先計入關○

皇祖不指師燕薊○若與漢高不同○然漢高以關中為根本○故出師以攻項○皇祖以金陵為根本○而出師以攻伐○此異形而同謀也○漢高經營四方○而害之者在項氏○吳楚則項氏之屬耳○故漢高之時○西北先而東南後○皇祖廓清天下○而害之者在陳友諒○張士誠○元氏則自救不暇耳○故

皇祖之時○東南先而西北後○此異事而同情也○漢高以關中為根本○而屬之于蕭何○故雖敗彭城○困榮陽○剝京索○而漢以受命○皇祖以金陵為根本○而屬之于李善長○故雖有太平之陷○龍江之侵○海門之伐○而業德以應天○此勢同謀同情同而成同也○昔司馬子長浮沅湘○窺九嶷○觀楚漢之戰場○歷齊魯之都○會○然後能洞察天下之勢○而有史記之作○况權度事變○疇咨圖畫○而決斷成敗者乎○

兩直論

張溥

臨安之與金陵、以言帝都、皆地理家所謂南龍也。然
臨安可以駐蹕、不可以建都、其地脉之變、主于奸相
擅權、武臣多咎、傅伯通嘗言之矣。而南宋卒驗、金陵
爲六代之舊都、至國朝創業、混一海內、始皇所見
天子之氣、諸葛稱爲帝王之宅、言益大信、而當時之
臣劉基謂之險固、蘇伯衡論其土中、則赤山爲成臯、
長淮爲伊洛、鍾山爲曲阜、大河爲黃河、東南之形勝、
孰有先之者乎。然而文皇遷之北平者、何也。則以

古今論衡卷之四
去敵之近。制敵之便也。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去匈奴之地。近者百里。遠者三百里。本京師無外之規。而明示以自將待邊之義。祖宗之爲萬世慮至深也。是故故吳之沃富。淮南北之衍腴。因之。擅銅鹽之利。極遊處之安。寧不愉快焉。而舍此而之北者。誠恐後世之子孫。卽于逸樂而忘其外患。則無若居之沙漠之地。臨戎之險。使日顧漁陽上谷之間。而懷寇讐之邇。則脩德行仁。設險守國。可以世世而不敗。故今之論幽薊者。徒侈言其西接太行。東

臨碣石。鉅野亘南。居庸控北。有崢嶸崩劣之勢。而不講于鞏固之謀。非聖祖之所樂聞也。雖然。備北者。備之于邊。備南者。備之于江。固也。而不知脩近輔之城。扼長淮之險。尤所亟也。宋仁宗時。西夏契丹構禍。范仲淹請脩京城。立四輔。則今大同易州及永平臨清之介。可以曠然無守乎。晉之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唐之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皆扼淮以拒敵。不延敵以入淮。則今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

州全淮之左右臂。可恃天塹池扞圍乎。且也從虞集之議。開京東瀕海萑葦之場。用浙人築堤捍水之法。聽富民田其中。合衆分地計畝授官。則隙地無不可耕。而無事籍漕輓于江淮。從丘濬之議。則置四輔郡。倣漢唐之三輔。各宿重兵三萬。而直隸河南山東之班軍。可罷此。非獨以衛北。亦所以寬南也。往者洪武之四十八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永樂都燕。建七十二衛。始漕江南北之粟。以給軍食。苟行二議而無變。則南直之屯田。亦可復也。大政既舉。而蘇松之賦。役。豐沛之濁河。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潦。官司之事。責之其人。

筆底金湯

國朝京省考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北京古幽冀域。滄海遶其東。太行峙其西。後枕居庸。前襟河濟。饒穀馬魚。監果錄之利。順天。皇居。東南。轉漕秦晉。入衛形勝。甲天下。莊田禁廠。如棊布焉。平東連遠。左虜頻入。寇。正地。接。白雲書庫

卷之四 終



卷之四

之議。開京東瀕海。葑葦之澤。舟人築堤。白雲書車。

聽富民田。其中合衆分地。計畝授官。則隙地無不可。

耕。而無事籍漕。輓于江淮。從丘濬之議。則置四輔郡。

倣漢唐之三輔。各宿重兵三萬。而直隸河南山東之。

班軍可罷。此非獨以衛北。亦所以寬南也。往者洪武。

之。筆。金。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永樂都燕。建七。

責。其。人。漕。江。南。北。之。粟。以。給。軍。食。苟。行。二。議。而。無。

豐。祿。支。賦。賦。則。天。少。無。如。歐。閩。文。水。煮。宮。何。文。事。

古今議論參卷之五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國朝京省考

北京古幽冀域。滄海遶其東。太行峙其西。後枕居庸。

前襟河濟。饒穀馬魚。監果窳之利。順天。皇居。東南。

轉漕秦晉。入衛形勝。甲天下。莊田禁廠。如碁布。焉。永。

平東連遼左。虜頻入寇。真定保定。地接宣大。軍屯交。

錯。廣順大名。為齊晉河洛襟喉。舟車並集。俗淳土饒。

古今言部卷之五
河間雖有水患而諸浚通流咎在北人昧水利壅遏
不使入浚故汎决耳薊鎮自棄三衛宣遠隔絕屬夷
內訌爲虜嚮導門庭肘腋秦此虺蛇兵餉歲額百五
十萬度支苦不給省費當去冗官而戎師藉口庚戌
往事夫庚戌後官額可覆案也自戚繼光門多食客
欲盡官之員少不能徧漸次添設或一路而中析或
數官而一屯十羊九牧膏脂耗盡况一官親隨必占
數伍汰此爛羊費省不貲矣市賞重冒并宜嚴覈勿
示虜輕軍營困弊更僕難數議者謂主兵耗于後占

客○兵○疲○于○往○來○民○兵○溺○于○偷○媮○班○兵○徂○于○故○習○又○謂
議○增○不○如○議○修○議○修○不○如○議○練○亶○其○然○乎○宣○鎮○衛○京
師○肩○背○許○靈○寶○九○邊○圖○論○稱○山○川○紛○糾○地○險○易○守○亦
不○盡○然○如○董○道○橫○嶺○之○犯○浮○圖○紫○荆○之○潰○虜○衆○通○行
無○險○可○據○故○出○塞○遠○候○料○敵○預○防○控○扼○南○山○郊○圻○庶
無○警○耳○大○抵○河○北○牧○馬○役○重○應○後○如○充○鬼○薪○皇○莊
日○多○民○乏○耕○地○涿○易○漚○夷○皆○名○浸○也○而○談○水○利○者○類
畫○餅○潮○河○要○衝○急○水○走○沙○城○塹○難○立○秋○風○鳴○鏑○能○無
戒○心○幕○府○近○神○京○法○密○而○耳○目○衆○舉○動○掣○肘○未○雨○綢

繆。是在秉國成者。南京古徐揚地。北倚洪河為門。南俯具區為沼。東環滄海。西納大江。為國家財賦要區。民少蓄積。士慕儁俠。市井浮于農。京城枕江。故江防最急。後漸弛廢。劉賊之殄。假靈颶母。識者寒心。應太等五郡。

聖祖自和陽濟師克之。故下諸郡如破竹。鎮江舟車會焉。民貧而冗。寧國僻饒。池安負江倚山。西走豫章。荆楚徽俗。饒賈。人文漸盛。蘇松常三郡。賦甲天下。稅役困人。自歲額外。坐派日煩。地當震澤下流。北遭洪

水。稻不遺種。中產破盡。廬淳而沃。為淮南最。揚州衝而。饒賈萃焉。故俗多侈靡。鳳陽孕靈氣。而勝非百二。故中都設而不居。繕葺陵墓。財力冗費。淮安徐邳。轉漕要津。自河不循軌。輸輓遂艱。民益凋瘵。海防重地。南曰金山。曰劉河。曰吳淞。曰福山。北曰狼山。曰新湯。曰新塘。曰廟灣。他未易枚舉。然惟崇明平。則三江盡安。瀾海門扼。則通泰無烽警。拒倭于海。乃稱得策。大抵京營坐仰。縣官當汰。冗食廣屯。種鳳和土。曠山多屯田。舊額可盡墾也。東吳膏脂罄竭。非大休息。生理

古今議論卷之五
未復兩淮苦河徙泛濫决嚙濠泗尤急錦樣日新歲
供彌厲保釐者興百利不若已一害
山東古青兗三齊地介兩都而中處北連滄涿南走
徐邳東據海岱之雄西撫山河之固民困牧馬而轉
輸所屬泉源括入漕河畝無涓滴之溉尤剝膚焉濟
南風稱沃壤而武濱霑蒲彌望白茅未耜失其業矣
西三郡患役重故多流移東三郡患賦煩故多逋負
非民之輕去就而敢抗公上勢則然也青富庶禮樂
爲諸郡最田獵六博有齊遺風焉東兗稼穡蠶織鍾

野龜蒙之故墟苟幸休息洙泗之風可復也臨德爲
水陸衝疲于供應登萊斥鹵地衣食僅給膠萊河可
通海漕圯廢不治遼東雖越海而旅順口去登州不
二十舍諸島聯接自古屬齊議邊事者以旅順口爲
咽喉以鎮夷關爲門戶不知海運罷而旅順非都會
矣三岔河委以與虜窠穴據我腹心秋老揚鞭處處
可犯鎮夷安所用拒哉又地無郡縣民盡舍餘使
戎師牧民猶很牧羊也故戶口日減阡陌日蕪地無
寸樹山盡濯濯金海沃饒且多棄壤襄平遼陽安望

富庶加以朝鮮調兵之後建酋奴兒之叛不亟撫綏
雖有虎豹十萬且皮盡而毛不傳矣遼固海濱登萊
三面距海然地無支港人習弓馬倭若入寇舳舻難
泊平原利騎長技不敵殲之易耳故談海防于山左
者皆杞憂也大抵齊當南北孔道郵傳騷擾輸輓疲
敝宗齒日繁盡仰度支人文鼎盛不下南國民俗任
俠使氣濟青倚山多礦盜登萊瀕海多監徒保釐者
其劑寬猛而施乎

山西古晉冀地西據大河東太行北收代馬之用南

望鞏洛之勝唐虞夏商都焉軍餉宗祿皆仰河東監
利苦不能給省城在西北隅漸逼虜窟議者以大同
爲藩籬脫使虜不東行踰利民堡窺雁門東西上谷
突騎可朝發暮集乎河曲保德切隣套虜水堅飛渡
軍士鑿冰限虜每斷指裂膚三關列戍多用民兵故
練土著繕城堡爲第一義而扼險制敵則陽方府川
當要衝焉大同原陸平行無名山大川之障魏取燕
元取金皆道雲中故稱中國後戶今一邊盡委與虜
識者恨之然各邊有險可據故堡戍外捍鎮城大同

無險。故鎮城地當極邊。以大捍小。以重衛輕。雖非本
 謀。要亦得策矣。自先年張文錦之變。鎮兵稱驕悍。然
 五堡之役。深秋遣戍。人止一廛。風雨不蔽。槽櫪難設。
 諸軍請稍需濡。不得。請留其孥。而以身往。又不得。計
 極譟亂。至據城勾虜。又因處置未善。激成之也。東野
 之御必敗。咎在馬哉。議者不言撫綏。但言節制。恐未
 得也。潞澤沁遼環列太行。重岡深谷。易至嘯聚。然人
 習機杼。俗亦儉朴。民安則盜弭矣。平陽往聖所都。氣
 溫土沃。河東殷實。漢唐同稱。吏能茹水。藥可鳴琴。而

治也。

河南古豫州地。九州腹心。地形四達。東控淮陽。北控
 趙魏。西有成臯。洛陽之固。南撫汝鄧。陳蔡之饒。宗齒
 日煩。按玉牒給祿者。無米而炊。黃河屢徙。議䟽議塞。
 勞費不貲。此通省憂也。開封宋之舊都。舟車所萃。俗
 慷慨而少貯積。河南伊洛兩周故邑。比者分封。民疲
 營建。懷慶逼近河洛。民俗彀弩鑄劍。副而難馴。衛輝
 朝歌故邑。太行孟門在焉。副武尚直衝。煩與省會同。
 彰德地界趙魏。軍民雜集。綏靖為難。歸德數省交會。

統轄不一、而人多忠義淳厚、自河徙後、彌望草萊、汝寧尚節義、南陽勤稼穡、大抵汝南生計饒、河北土風勁、兵多坐食、民易逃移、風俗不侈、財用甚拙、汰浮費、以節尾閭、弭河患、以廣歲入、是在保釐者。

陝西古秦雍地、南通楚蜀、東連豫冀、西界番夷、北抵沙漠、幅員萬里、百二雄區也。但古稱阻三面而固守、今虜據西海、番戎內訌、且三面被敵矣。三邊固、關中屏障。然虜自定邊入塞、踰龍渡涇、直薄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非可恃他鎮援也。故固原一鎮實司北門鎖鑰。

鑰。議者欲總督移駐邊城、談何容易。西安殷阜、邊餉。宗祿供億不貲、民多凋弊。漢中當蜀口、潼關障全陝。並稱要地、延慶平涼、民俗悍勇、而苦虜患。臨鞏隣接。羗番、鳳沔復多回種、風塵一起、內外交虞。特以羗人仰給茶利、閉關絕市、可制死命。北虜自請封後、中雖狠心、而為市賞所啗、羈縻不絕。監牧饒廣、馬皆官牧、民無他擾。故陝西稱樂土焉。然河套失守、莊浪棄地、三邊懸隔、氣勢不通。延綏橫截套口、咫尺虜庭、黃沙遍野、千里饋糧、士不宿飽。萬一虜斷魚河、絕我餉道、

則鎮城必坐困。故議者欲改徵本色，造舟轉運。取道大河，自府谷葭川，徑抵木瓜孤山，路便而費亦大省。庶免庚癸呼耳。若更番入衛，奔命疲勞，恤窮邊者可稍裁否。寧夏遭倭賊之亂，生齒耗滅，其地負賀蘭而俯黃河，引渠開田，夏月種藝，虜難馳突。但哨探不出山後，虜往莊浪，或犯靈寶，多不及備。故修復舊墩，分番監哨，探視已確。先期收保，此第一義也。甘肅古河西四郡，左右虜番，控扼三面，止一綫通中國，最稱孤危。然虜一屬西番，得哈密而甌脫視之，何能及遠。

朋腋隱憂，獨西海耳。鎮城孤懸千里，饋餉甚艱。屯田湟中，轉漕金城，宜倣充國故事。行之地形廣長，民相屯聚，如董氏任氏之屬，眾皆千計，倘撫而用之，足以禦虜沙地之水，民苦遠汲，相泉脉以鑿井。此最急者。固原重地，而靈寶花馬池，乃其門戶，固守寧夏，方可安枕。四川古巴蜀梁州地，北走秦鳳，有鐵山劔閣之塞，東下荆襄，有瞿塘灩澦之險，南通六詔，有瀘水大峩之固，西拒土番，有石門崆峒之障，數千里石穴也。松茂

建昌諸番垂涎內地、然番夷飯青稞、而肴腥羶、侍茶以解其熱、滌其膩、中國馭彼、猶陷果弄兒、無不如意、土司非苛迫、服屬不敢二、故蜀民不苦外寇、惟採辦大木、楛骨于生叢魚鳧之郊者、相望纍纍、而播囚以細故生變、逆我戎行、發軍征討、供億不貲、聞川中比歲不稔、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哀此蒸黎、生意盡矣、成都錦城、故玉纍金纏、技作工巧、而土地饒沃、賦役並繁、保寧地衝、而俗淳、順慶奇峰迴環、溪水佳勝、俗呼神仙窟宅、而民競逐末、耕稼者少、重慶前夜郎、而後

巴梁亦勝區也、敘為南滇之喉、夔為荆楚之吭、馬湖夷僚雜居、鎮雄崎嶇、阨塞龍安峭壁、四合俗猶椎髻、遵義經始、政宜寬大、大抵川中華夷紛錯、氣習難淳、道路險崎、巡歷難徧、師旅飢饉、樂土為墟、採木四出、山谷搖震、貧民無善俗、保釐者宜蕩煩苛、煦育如哺子焉、湖廣古荆楚地、江漢若帶、衡荆作鎮、洞庭雲夢為池、衡隣嶺在、永接桂林、鄖陽縮興元之口、荊州受蜀江之沫、辰沅南引六詔、襄德北枕河洛、柳走閩粵、長沙

古今言部 卷之五
九
界江右、蘄州與九江安慶三方鼎立、中國之地、四通
五達、莫楚若也。楚固澤國、耕稼甚饒、一歲再獲、柴桑
吳越多仰給焉。諺曰、湖廣熟、天下足。言土地廣沃、而
長江轉輸便易、非他省比。故江南于楚、猶唐人于河
北、此手足視、而彼特殊玉視也。武昌故赤壁地、俗尚
剛直、漢陽德安土地瘠确、民率皆儉、而鮮蓄積。古齊
淮甸上游、孟德短歌所稱、山川相繆者也。人文鼎盛、
省會相埒、承天古鄢郢、世廟豐沛故居、倣鳳陽陪京。
據漢之上流、舟楫萃焉。荊州距三峽、介重湖、全楚襟

喉形勝地也。岳枕洞庭、仰給市利、長沙五嶺峙、而三
湘環土、皆塗泥、賦甲諸郡、衡永奧壤、家給足、而少兼
弁。太史公稱、江南無千金之家、亦無飢寒之民。二郡
似之。鄖陽名山大谷、初為棄壤、民多逋聚、因設郡縣、
假重臣以綦戟鎮焉。寶慶簡靜、常德因儻、辰沅介麻
陽諸洞、半為蠻窟、吏猶藉蛟寢也。大抵楚中水澤森
茫、故網罟多、本業足給、故商賈少。征播獨馘、元凶為
功首、而供億大擾、閭巷蕭索、洪水肆害、城不浸者數
板、長沙荆岳被禍尤烈、採辦不休、宗祿煩費、一京八

長古錦
囊中句

古今詩話卷之五
省冠蓋絡繹郵傳屢告困焉簡靜省事不輕徵發乃
安楚策也

江西古柴桑郡地三面距山背沿江漢當吳楚閩粵
之交奇峯鬱葱澄溪環合士多秀杰民悍而爭壤瘠
地窄胼胝不能給人多持空囊而奔走四方或至老
死不歸南昌襟江帶湖帆檣四集一都會也吉安人
才甲諸郡地利亦饒南康饒州夾彭蠡而對峙康上
瘠狹不敵饒而同苦寇盜臨江碧樟清溪四會要衝
九江雄據上流其別邑湖口東南通津商賈騫集廣

信郡當傳道下邑僻饒建昌事簡民殷爲江右善地
撫州介江湖之表單赤苦兼井巨族患山寇瑞州斷
崖深壑地僻而阜袁州密邇荆楚逋民客戶時起爭
訟綏騶維艱贛越在南服汀漳雄韶山溪會焉重岡
複嶺盤紆千里大帽橫江諸窠輔車倚結撫臣連轄
數省羈縻使不叛而已天下開府設兵不煩度支而
給者獨此與鄖矣此非土兵之效哉南安憑庾嶺而
距湖湘南徼喉咽也大抵江右山多壤少地狹民貧
畧封不繁水患鮮被儉嗇太過葛屨桃肴仕宦多著

水蘖聲細民尚氣，屢訟不休，必廉公明允者，可吏其
土。賦賦而辨，辨即出大外，古山交，樂火賦，外只會
浙江古會稽郡地，負海倚山，浙水中限，西界常玉，南
走閩關，湖水通震江，嚴江接新安，尚方織造，出中官
領之，小民苦辦歲額，而段價高，人亦緣爲奸利。杭州
江海要津，南宋都焉，戶口殷繁，仰給他郡，俗好遊冶，
而鮮力作。嘉湖澤國，兩稅困人，徭役爲厲，紹興古越
都，其俗織嗇，人習絃誦，寧波昔當倭奴貢道，卒有海
警，此其衝也。溫台並海而南，直達汀漳，人多仰估客
利，自海禁日嚴，不逮往昔矣。處州依山，金華負江，士
勁悍，天下推浙兵剽銳，皆二郡產也。嚴衢儉瘠地，當
江閩孔道，不得休息，省城濱海，而寧波洋斜界其外，
距金山吳淞僅數百里，故內洋稱安瀾，舟山竝立海
洋，地當要害，饒五穀魚鹽之利，饋餉可不轉輸而足，
議者欲倣國初舊制，設縣立衛，亦固圉上策也。哨
兵南至玉環，烏沙門會閩，北至馬蹟，羊山會吳，議者
以總戎防禦，陳錢分哨爲重門之固，但海氣溟濛，奸
將規避，綜覈難耳。大抵浙民最苦重役，役難盡蠲，均

古今論語卷之五
則不擾漕粟重大姑置勿論。他價高而緣爲利者如藥材顏料類價少而民害如絹折類利則飽奸害歸良善故議者欲追倣往制俾官自輸京與民休息無已亦劑而均乎觸熱思涼事非一緒然書生不敢借箸籌也。

福建古閩粵地東南阻海西北負山壤狹田少山非沙石自麓至巔盡耕治爲隴畝福州北隣江浙地周七閩君子尚文而小人畏法興泉比屋絃誦人文爲閩最地利沃阜建寧據關喉襟市井浮侈延平憑崇

岡俯急湍風俗儉朴邵武環帶鹿水地簡僻而人多曠直汀州山廣人少與南贛聲勢聯絡時苦山寇漳州距海苦海寇焉閩旣饒富爲寇垂涎兵又脆弱故往歲倭變中禍最烈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清諸縣皆稱要津而福寧州地突大海形若吐舌三面距海寇至必攻海澳屯戍以風濤激薄半徙內地議者欲復舊制控扼良便春夏東南風汛寇必假途粵海哨兵南趨銅山次浯嶼次南日次小埕而北訖于烽火備倭上策在守五嶼諸海島蓋倭越大海淡水

薪米乏竭、必資樵汲。調兵扼守、并拒諸港、可坐困也。太抵閩中、介在南服、利盡山海、僻簡沃饒、吏但廉靜、坐鎮耳。廣東古百粵地、東南阻海、北據庾嶺、西扼交桂、地土饒沃、黎夷錯居、擅珍珠大貝之利、而公私交征、民亦勞止。南海島夷、款關貿易、民資其利益、以鑄山煮海、輕視農桑、廣州故趙佗都也、包絡山海、勝甲嶺南、戍洋守幃、屯哨亦疲。韶州江湘之唇、交廣之吭、南雄密邇韶郡、南北孔道、全省郵傳、軍需仰其權利、肇慶望

銅鼓而顧、頂湖上遊勝地、路接桂林、介閩粵東路要衝、兵戍孔棘、惠濱海而北界抵贛、土廣而沃、寇患與潮同、高州有銅魚寶峰之勝、而苦徭賦、廉州故象郡、珠璣產焉、雷州土腴、姦民逋匿、瓊州峙南海之南、四面距海、五指腹地、生黎窠穴、郡邑沿海環之、往者辛丑之亂、大兵殄平、而險終在黎、不爲吾有、議者欲屯重兵、撫順鋤逆、中央界以大路、斷其往來、亦良謀也。海外夷島環向、不敢盜邊、獨倭無悛心、故東路警備急焉。柘林去水寨稍遠、咽喉要路、卒有警報、當水

陸並援。而絕交通。斷艤派。尤制賊要策也。大抵嶺南地。饒珠貝。遠方法。踈吏易專恣。酌貪泉而彌皎。是在人牧。

廣西亦百粵地。東南走五羊。東北往荆楚。西北接羅施。西南扼交阯。三江綿邈。貫絡諸郡。秦命史祿。貪粵鑿湘水成渠。以便轉輸。至今賴之。國初大少招徕。墾藝歲久。蔓延衆倍于我。桂林府山秀水駛。地控嶺海。柳州架馱而居廣。畜牧而不事蠶作。慶遠穴居椎髻。與柳並接番峒。皆盜區也。南寧金城銅柱之封。僻

饒而多盜。坐躡交阯保障。管桂太平。飲食衣冠與中國異。思明俗尚科跣。鎮安頑梗。土風皆劣。梧州內連溪洞。外控嶺海。往者海賊出沒。江洋徃賊盤據。村峒山賊嘯谷。蠻賊竊珠。境土騷然。始設督府立屯。幸少寧息。但地促民貧。餉資他郡。其要害地。不能盡戍守。募人屯種而已。大抵廣西徃徃參倍。苗夷附據。肆爲寇竊。斷藤諸峽。蠻人窟窠。柳慶八寨。盜賊淵藪。行居苦其荼毒。不獨苦田。諸縣福也。蓋邊方官多降調。人不樂就。政令益隳。惟捐去成例。擇人久任。俾官諧民。

情○民○服○官○政○法○紀○聿○修○猛○獍○可○化○編○戶○也
 雲南○古○西南○夷○唐○南○詔○地○西北○拒○吐○蕃○東北○際○黔○巫
 東南○達○桂○交○西南○阨○緬○甸○崇○山○縈○澗○金○碧○所○產○氣○候
 無○劇○寒○盛○暑○田○野○廣○沃○南○徼○樂○土○也○省○城○據○滇○池○夷
 種○數○十○頗○器○訟○而○勤○耕○藝○臨○安○大○理○永○昌○霍○慶○楚○雄
 壤○腴○民○阜○曲○靖○八○鎮○孔○道○供○億○疲○繁○元○江○路○走○南○交
 金○齒○疆○隣○諸○甸○永○寧○襟○帶○諸○江○控○阨○番○寇○景○東○順○寧
 荒○僻○險○隘○土○夷○叵○測○所○恃○皇○靈○遐○震○奸○萌○逆○折○耳
 大○抵○雲○南○漢○夷○雜○沓○緩○則○相○狃○急○則○豕○突○阿○克○小○爾

一舉足而省城幾不守、可為殷監。襟喉要路、實在
 陽○城○郭○人○民○夷○居○十○八○少○有○警○動○路○即○梗○塞○官○吏○萬
 里○投○宦○崎○嶇○艱○難○又○率○劣○轉○未○幾○考○功○法○隨○之○鮮○有
 固○志○必○廟○堂○惜○官○則○官○惜○民○惜○民○則○善○政○舉
 貴州○古○羅○施○鬼○國○地○界○川○湖○雲○廣○之○交○永○樂○十○一○年
 田○酋○拒○命○削○奪○其○地○開○設○郡○縣○山○多○箐○穴○地○瘠○民○貧
 官○戍○歲○給○全○仰○隣○省○貴○陽○阻○山○距○江○不○能○當○中○土○下
 枕○塊○博○食○土○酋○仇○殺○難○馴○鎮○遠○當○川○湖○之○衝○面○水○背

山險扼足恃、州石阡孤懸一隅、可為寒心、思南故漢
 武陵郡、舟楫商賈、行旅差為阜樂、黎平銅仁、荆楚南
 裔、山谷森饒、安順新造、宜加綏大、抵貴州為雲南喉
 吭、一綫山路、無貴是無南詔也、土酋性雖佳兵、然後
 倭虜比、如天覆之、自當安輯、識者畫治貴策、曰、文臣
 不貪功、武臣不貪利、知言哉。

京省邊荒要領具見篇中、采之資守土、攻風者、備
 經理焉、非徒為觀覽而已。

九邊考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區域、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
 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
 臯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大險、
 以制諸夷、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薊州、
 寧夏、甘肅三鎮、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
 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為九邊。

遼東鎮

遼東古幽營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

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今廣寧以東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南至旅順海。北至開元城。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歷代地皆郡縣。我朝盡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隣。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場無迤北之患。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頗多。若大舉

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中嚴防守。不墮俾恩威並立。足制其心。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未及岸而逝。三岔河南北直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木葉。白雲之間。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自委以與虜。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路迂遠。遼人每憤憤焉。若復其舊。則城堡士馬芻糧。可省十之三四。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無亦爲啓釁之

古今事考 卷之五
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繹。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薊州鎮

薊京師左輔也。我

太祖既逐胡元。廼卽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脩關隘。以爲內邊。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廼改封寧

王于江西。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于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卽朶顏泰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絕。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經畧之。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旣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協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赫。

中國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黃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為塹則漲水易淤。雖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從國初長久之計，惟在驅三衛復舊制以守外邊。若事勢難為，仍守內邊，必從邊人長計。據險要，脩墻堡，增墩軍，益邊糧，以嚴防守。其庶幾矣。

內邊龍井、臥龍西至累谷關，止邊城，折計六百里。夷地一區，可田千頃，乃在腹裏。外有橫山一帶，止百五十里，相連高峙，窺見內地虛實。又橫山一帶，舊為我軍架砲之所。山外撒江經流，真自然之險。若修築外口，不惟我據其險，有地可耕，且以守六百里之人。堡移之守百五十里，豈不省且便哉。內邊諸山險處亦多，但山外板緣易上，山空水道處所。每年雖修壘二次，皆碎石乾砌，遇水則衝虜過，即平都御史戴金欲將山外可攀援之處，塹崖鑿壁，山頂以內嚴令禁。

此着幾于割十六州矣

長林木仍補砌山水道使連亘如城亦如陝西各邊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計國初設六邊備胡自開元歷興中大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達諸宣府自宣大遼西直抵甘肅勢如率然首尾相援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永樂初有劉江之役兀良哈效順遂以興中大寧與之掣大寧都司于保定于是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錦義寧前喜峰三屯密雲白羊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衝盧龍背偃樓遠之襟吭傾棟諸陵亦時警嚴烽候矣夫不復

興中大寧則寧前一散地耳自潮河川喜峰口以窺盧龍則灤平騷然矣自黃花白羊以窺薊北則諸陵震驚矣當是鎮者其尚念哉

宣府鎮

宣府古冀州之域秦漢為上谷郡石晉以後淪沒于夷狄者蓋四百餘年我太祖盡徙其民于關內號其地為宣府置萬全都司其地東據黑水東北據獨石南距紫荆關東南距居庸關西據枳兒嶺西南盡順聖川北據西高山西北

蓋禹下

古今諸論卷之五
距野狐嶺。國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漠北。卽元之上
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
四驛接獨石。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
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元興和泰寧遼東甘
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泰寧旣以與虜。興和
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于獨石。棄地
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
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于
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

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悠遠。
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諸堡。西路之
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
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
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若曰補長
峪城鎮邊城之募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
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
兩鎮。此豈容已乎。

大同大同鎮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行無山設險故多大舉之寇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分東西中三路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路之衝平虜西近老營邊境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馬 大同鎮城高拱完固舊為三邊拱衛鎮城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虜至直抵鎮城復築五堡于二邊內為耕守計夫修五堡有二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

庶可期二也。一邊既復宣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高山聚落二堡蓋在鎮城兩腋間實為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矣。北虜哈刺真哈連二部常在此邊住牧入寇無常近來套虜出套亦同此虜入寇。三關鎮。偏頭寧武雁門自西迤東。三關並列。西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為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况達官達舍

古今通志卷之五
多安置真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服效力。固無他志。但同本源。性習尚在。勢終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連。通爲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雁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住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

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硤口尤急。河峽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一關之險。擇將帥。覓勇壯。積芻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榆林鎮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旣

據內地。遂安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一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日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後。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于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正中。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爲折色。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愚故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慮。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甘固遼中之地。另設倉場。每年采買儲積。專備客兵之用。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于河外。史稱其功。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守三城。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墻設險。事有不容已者。

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冑。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河套東西長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長一千餘里。左右減半。榆林外套。皆漢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卽此。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掠。卽出。不敢住牧。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後。應紹不。阿兒禿斯。滿官嗔三部入套。應紹不部下爲營者十。舊屬大師亦不刺。後分散各部。惟哈麻真一部全。阿兒禿斯部下爲營者七。舊亦

屬亦不喇。今則大酋吉囊領之。爲營者四。滿官嗔部下爲營者八。舊屬火篩。今則大酋唵答阿不孩領之。爲營者六。三部兵約共七萬。俱住牧套內。時寇綏寧。甘固宣大等邊。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朔方總管張仁愿之請。奪取漢南地。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城南直榆林。西城南直靈武。皆據津要。置烽候千八百所。繇是突厥不敢渡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後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留軍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蚕食于內。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

爲左衽矣。元末爲王保保所據。國初追逐之。築東勝等城。屯兵戍守。正統間失東勝城。退守黃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種。以省邊糧。厥後易守河之役爲巡河。易巡河之役爲哨探。然打火燒荒。而兵勢不絕。故勢家猶得耕牧。而各自爲守。然此役漸廢。至成化七年。虜遂入套搶掠。然猶不敢住牧。八年。榆林修築東西中三路牆塹。寧夏修築河東邊牆。遂棄河守牆。加以清屯田。革兼併。勢家散而小戶不能耕。至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踏冰入套住牧。以後不絕。河套遂失。議者謂驅河套之虜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

寧夏鎮

寧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卽古夏州也。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于此。至唐宋胡裔李繼遷趙元昊相繼居夏。累世據朔方之險。爲中國患甚矣。今三邊旣爲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適當喉襟之地。又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于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郡。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蓋

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虜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與武營靈州一帶。又套虜侵犯腹裏之路。虜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無寧刻矣。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繇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一帶。是其境矣。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靜不得少息也。若花馬池便利之地。

大建城堡。添設參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刀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

甘肅鎮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蘭州卽漢金城郡。過州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卽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卽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

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卽漢酒泉郡肅州西七
十里出嘉峪關爲沙峽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卽
漢煌燉郡與前四驛地方俱隸甘肅洪武五年宋國
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煌焉自莊
浪坂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坂
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
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
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且哈密甘肅
藩籬諸番領袖國初封忠順王成化以來陷于土

畧番恢復之議至勤累朝今之議者曰獲城置裔弗
能衛而守也約好興師祇費賂而匱積也不如棄之
不知此地乃我國之藩籬未可槩以夷視之也殆必
責彼寇往昔犯順之愆納彼寇今日通貢之使施恩
羈縻以緩其謀使彼逆無敢逞而我謀有暇日甘肅
等衛主兵則補其闕伍遊兵則徙其室家而又撫徠
多方俾卒旅悉復國初之盛甘肅等處熟地則倣
趙充國興屯田荒地則倣魏武令開墾而又措置多
方俾糧餉悉復國初之積守備旣固攻戰時發將

兒瓦刺瓜沙等夷。見彼通好。必漸效順。我則結以恩。賚以固其必從之志。赤斤苦峪等族。依我安妥。必漸蕃息。我則率以大義。以振其勇奮之氣。然後于忠順王嫡裔。擇其知勇足以服諸番者。仍其封爵。授以禦侮復讐之畧。于赤斤等衆。選其技力足以長諸酋者。官爲都督。諭以翊贊協心之謀。在我唇齒。應援之勢。成而在彼背腹。受敵之機。就然後徙其部落。以實空城。移其臣主。以司宰御。倘彼不悛。再肆侵奪。則哈密犯其前。我兵襲其後。赤斤等衛之兵。衝脅旁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雖十土番。亦不能爲哈密患矣。

建夷考

按今女直。卽金餘孽也。金以前往牒載之備矣。滅金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五。國朝分爲三種。曰建州。曰海西。曰野人。而建州實居中。雄長地最要害。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建州海西。悉境歸附。先後置建州等衛所。城站地面共二百六十二。置都司一。曰奴兒干。以統之。官其酋。自都督至鎮撫。有差。惟野人以絕遠。貢無常期。其建州海西。定每歲以十月。驗放。

古今諸論卷之五
入貢。仍設爲重關原城。當是時建州衛指揮阿哈出
及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而釋家奴弟猛哥不
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
先寵于時。此建州之始大也。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猛
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兀察子董倉逃之朝
鮮。併失其鄉。則稍衰焉。時董倉弟董山嗣爲建州
衛指揮。亡何兀察董倉歸建州。朝廷存繼絕之義。
詔更予印。比得故印。兀察輒匿更給者。乃更分建州
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今董山領左。兀察領右。而夷性

故驚蹶。謂中國我驕也。輒煽誘北虜。入寇不絕。殺掠
遼東吏民無算。景泰中。巡撫王勣遣使招諭。稍歸所
掠。復款關。然七姓之亂。諸酋多死。子孫失其賜勅。不
得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太減。更失望。董山糾毛憐海
西諸夷盜邊無虛月。成化二年。遣都督武忠往諭。檄
致董山。羈廣寧。尋誅之。命都御史李秉靖虜將軍趙
輔。督師三道入搗其巢。捕斬首虜過當。築撫順清河
甕陽諸堡。邊備日嚴。夷稍創。乞款貢。而朝廷亦欲
與之休息。令董山、兀察復皆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

遜貶一官。諸夷復貢。願時時以報董山讐爲辭。往來患苦塞上。會大璫汪直方倖功用事。巡撫陳鉞揣其意。䟽言建州夷連結海西。名雖屏蔽。實懷獸心。宜大發兵創之。迺以東寧侯朱永爲師。偕直行襲破之。頗有斬獲。論功永將較封賞有差。而夷益憤怒。深入焚掠。慘于往時。開原廣寧之間。騷然煩動矣。居久之。其酋完者禿貢馬入謝。許之。諸衛復奉貢。請襲如故。少入寇。迄正嘉間。塞上得息。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孫繪御之。失亡多。亡何撫臣于

敖坐減賞物。夷人譁。更詐殺譁者。夷繇此挾忿。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遼東西幾困。已復稍戢。至今上朝貢羈縻勿絕。萬曆二十八年。今建州奴兒哈赤襲殺猛骨孛羅。其勢始悍。猛骨孛羅者。與那林孛羅俱海西部落。與奴酋二家俱封龍虎將軍。猛最忠順。虜或入犯。輒預報得爲備。諸夷皆心畏惡之。奴酋尤甚。會猛酋與那酋相讐殺。猛力不支。請于邊吏求救。不許。願得乘障杆一圍。不許。遂求援奴酋。奴酋悉起兵。以援爲名。襲執。時邊臣遣使講救。奴酋外恐吾聲罪。寔

心利其妻妾。部落廼僞以女許猛酋。而陰縱其妾與通。徐以私外母名殺之。仍以女許妻猛酋長子。送次子歸我內地。以苟塞前講說。邊吏亦因循不與較。奴酋自是有輕中國之心。又先是奴酋父他失以內附。邊吏貪功執殺。于是撫鎮以計非是。匿不報聞。廼奴酋故恨恨也。日與弟連兒哈赤。厲兵秣馬。設險擺塘。數年前料騎一萬。今且至三萬。自三十四年貢後。以勒索車糧爲名。遂不復貢。時擁衆要挾。憑陵開原。邊亡禁憚莫可誰何。撫鎮相傾。皇皇以益兵請。而不知

跋扈之勢已成。于襲殺猛酋之日矣。按奴酋故部在清河邊外。甯宮塔寨。直開原之東。而猛骨那林二酋部落在鎮北。撫順關外。直開原東北。與韃靼三衛接壤。奴酋所以不得通北虜。以二酋爲之障也。今那酋竭力拒守。僅五千餘騎。勢不支。必亡。亡則建夷與北虜通矣。或傳其飾名姝。捐重貲。以購于虜。志豈小哉。愚又考建夷素獷捷喜馳獵。上下崖壁如飛。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楫。夫北虜至傑虢矣。遇江河則股栗。南夷習水道矣。賴大海爲限蔽。建夷則不然。兼水陸之

長無河海之限。繇此言之。奴酋不死。中國之禍。蓋未艾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皇明', '土官', '志論', '洪武', '兵部', '嘉靖', '皇帝']

皇明土官志論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允掌土兵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婿與妻皆襲。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三月。上兩宮徽號。始許土官繳呈勸奏與冠裳。于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而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隳廢。嘉靖九年。今皇帝斟酌情理。曲

爲條約。稍復祖宗之舊。今攷府州縣。正貳幕屬。巡簡驛傳。凡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所隸。皆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聰明自用。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孽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禕秉義捐軀。傅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戡惠戢。梅思祖。張統。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願其人慄悍。不得已。因俗

爲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最强獷。鎮南蒙化順寧。霄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劑爲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窺竊尋靖。蓋自麓川虛耗。中土孟養。曲徇奸夷。正統迄今。益復反覆。况投官非人。剝法好貨。湖南鎮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建昌川陸達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國初霽翠宋欽歸附。乃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願成威懷。有方稍稱馴順。其壤地聯絡。衝霄掣肘。自四城北窺

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讒構亂。喜禰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洞嶮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強。雄勝諸司。自宋迄今。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慘于劇盜。官司莫敢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泉僉事汪濬統馭嚴飭。頗稱戢歛。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永寶之憂。豈有苗夷也。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民饑。視東道特

異。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右黔左鬱。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剝。田寧梧藤諸孱卒。竟不能扼制。桂林北六峒爲孽。則北連武岡。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寇竊無虛日矣。至于江右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廬再叛。思田更强。姚鎮剿則黠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畧。爾四川山包劔棧。水鎖瞿峽。襟帶擁東。足稱天險。惟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簇。欲其馴順。是在調擾。

古今詩話卷之五十一
龍州爲松潘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願其內党日堅。數啓隙亂。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我。敘瀘之間。宜有機權。携其醜類。若乃礪門遠引。諸番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論曰。明興平定四海。凡夷遠蠻。薺徃徃之地。西起巴東。牂牁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百粵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持深箐。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健。乍叛乍歸。苟功率過濫。拊懷失策。雄圖自窘。狡窟益深矣。况地廣官高。擅

一字

利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憂釀禍。篋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要荒。周官藩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湟絕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闢國陋于綏人。曲防窘于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患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畜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于是侵警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緇類。夷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疆理。則隣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覈聞。

而終不能有我。太祖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太祖著之祖訓。不與後人伐其國。陳氏為賊。所戕。太宗皇帝體高皇之意。不絕陳氏之嗣。遣使送還其國。賊薺乃殺之。并及使者。不得已與師平之。求陳氏後不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長不謹。遂至夷獠復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為辭。宣皇帝體文皇之心。俾復繼陳氏之祀。不逆黎利之詐。遂為所蔽。羣臣屢請與兵討之。章皇帝念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漢以來。

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于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竊惟今日疆域。遠過于宋。並于唐。而不及漢者。以失此嶺外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祖宗之訓。而不愆不忘。此繼述之大孝。守成之大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

按諸臣論交趾事。非但一方之民。重不幸也。而又益之以文武諸司七十餘所。官吏將士數萬人。皆斷送為炎荒之鬼矣。間有幸者。變未作數日前。以召得歸。餘仕者。俱不得歸。又烏覩所謂姜公輔者。

哉。史臣謂必欲棄之。宜責令盡歸華人。然後從其請。為之重有感于斯焉。嗚呼。自石晉以來。山前山後十六州。不見天日者。四百三十二年。幸太祖起而復之。成祖遂于是而建都焉。何安南之既得而復失也。施有翼

北虜紀畧

汪道昆

北虜之盛。終于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蕃山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盡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雖廣漠。而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也。甘肅迤西。一曰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密回。一曰瓦剌部落。止存數百騎。一曰帖木哥。以蕃僧為天。雖有虛號。盡屬中國。虜之枝蔓削矣。弘治末。虜之強臣亦不刺。酗酒。斬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度莊浪古浪峽。南走雪山。往往暴侵西蕃族帳。族帳舊有

無制便
強

古今通考卷之五十一
國初所賜金牌。納馬賜茶。號合當差法。故設西寧兵備。守備以鎮撫之。蓋漢典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刺掠之。而不能救。族帳皆怨。叛內侮。往往又致討伐。以是西番離心。差法馬少。入茶不行。而亦不刺。遂雄據西海矣。自嘉靖以來。吉囊承火篩餘烈。據河套。有衆四五萬數。自賀蘭山後。渡古浪峽。穿黑松山。入西海代。之亦不刺死。長子幹耳篤思。其二弟析而爲三。嘉靖二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虜幹耳篤思全部以歸。居之賀蘭山後。以爲右部。自此寧夏赤木黃峽之口無寧

日矣。其二弟愈南徙。直松潘。永寧山外。絕不與虜通。初吉囊之西伐也。娶瓦刺之女。至是死。三子曩台吉等各奉兵。俺灘阿卜孩。吉囊弟也。居黃河東。仍虜俗。蒸瓦刺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灘敗走渡河。仍居直宣大之地。又數失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來。俺灘阿卜孩得肆志中國。益桀驁。然西失吉囊手足之助。內携小王子君臣之情。頻年戰伐。而驕侈淫縱。部衆亦厭苦。稍離心矣。其地西距娘娘灘。黃河東不過故獨石嶺。潮河川所遶之麓。所謂萬塔黃崖者。衆

男女老弱。不過四萬。凡東南侵。必徙其帳于北。以避我搗巢。又留兵以護家。防小王子。故直南則入宣大之間。極則西至紫荆關。東至永寧四海冶。隆慶居庸。直西則入大同雁門。以犯山西。自獨石嶺折而東行。千六七百里。方過太行山麓。繇潮河經行之口。以犯古北。東至順薊。南窺通路。然臚胸滹沱。京西諸水。及都城遮之。亦不能復南也。古北路甚險。故西緣陵。南白羊口。以出居庸關後。仍道宣府而歸。古北口之東曰牆子嶺。曰羅紋峪。皆縮入古北口之東南。西曰石

塘嶺。曰馬關大水峪。匣兒嶺。又西曰渤海所黃花鎮。皆縮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夾牆。則諸華夷人之逋逃者。曰陳撻頂。色稱兒。何耨豆兒。居之。衆僅合六七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俺難馬。牧山深險。無如之。如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七百里。此山之虜遮之也。中國置牆。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爲險。自此以東。置牆如之。緣川而行。遇山悉棄。故廻遠而難守。然皆故天寧地。以居朵顏者也。其入貢而爲患者。哈哈赤。又東曰喜峯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直遵化。

古今事考 卷之五
永平虜若犯此。則在潮河之東。又爲白龍江所阻。當犯永平。遵化。鍊冶。不能至京師。又東則泰寧。福餘。地直遼左矣。虜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衆不滿千。遼澤受東北諸虜水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時多淖泥。常以三冬春初冰結時犯塞。又遼人王忠入構。熟夷得千人。自爲部長。常以父事趙叅將。傾葵數爲盜。晨起必斬二人祭旗。率以爲常。其惡甚于哈丹。夷陳通事等也。虜中大較如此。

日本

周大鍾

夷地志畧曰。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皆阻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人國。到文身國。約七千餘里。西循一支。北望耽羅。渡到樂浪。及帶方等郡。約一萬二千里。國王以王爲姓。歷世不易。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百餘。小者百里。大者不踰五百里。戶少者千。多者不踰二萬。至遼東遠。繇閩浙近。其貢道自浙明州。衛繼其艘。傳驛至京師。按倭人自後漢通中

國朝貢始于光武之初年。桓靈間倭國大亂。歷年無主。立女子卑彌呼爲王。魏景初二年來朝獻。自晉及隋。貢使不絕。唐貞觀五年。因使人爭禮。遂附新羅。永徽初。王孝德卽位。始有年號。復通中國。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宋雍熙元年。遣僧大周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自是而後。連貢方物。然其來者皆僧也。元遣趙良宋往覘。旣發。水犀數千艘襲之。皆漂沒。無遺我。朝洪武二年。遣使趙秩往諭。因命僧九人。隨秩稱臣入貢。是年五月。海沙餘寇犯我永嘉等處。

人周宜作查
字

始于閩海。設備倭官。終洪武之世。閩廣登萊俱遭寇掠。永樂二年來貢。并擒獻犯邊賊。因給與勘合百道。定爲十年一貢。正統中。倭奴入鄞。大肆焚劫。宣治間。寇貢相繼。正德六年。鄞民宋素卿叛附夷人。交通番貨。閩浙之民爭趨之。嘉靖元年三月。使僧宇設使人謙道等稱貢至鄞。四月。使僧瑞佐宋素卿等亦貢。及驗辨勘合。謙道等遂于城中掛甲攻瑞。幸得奔活。上令造船。賜放還國。自後未聞。大爲寇掠。其後通番之人日盛。閩賊陳思盼據橫港。徽賊許二據雙嶼。虎視

海上許爲中丞朱純敗之。乃惧匿去。不知所終。其幕
下司櫃鄉儉王直號五峰。多機畧。人推服之。移駐洲
港。以毛海峰爲子。分領黨衆。壬子夏。五峰與毛海峰
徐碧溪。徐元亮等寇黃岩。掠金帛器物數十萬餘。獨
不犯通番之家。浙巡柱史惧復奏。設巡視中丞王梈
馬。癸丑甲寅十餘年間。連犯閩浙。殆無虛日。百姓流
離。四方騷動。巡撫胡宗憲以計誘誅之。始稍休息。倭
陸不能與北兵角者。騎不若也。水不能與南兵角者。
舟不若也。故南當扼之于海。北當殄之于陸。扼之海

則沿海島嶼宜廣設衛所。而今反禁人耕種。說者徒
藉口。國初厲禁。不知國初愚民內向之意未堅。往
往絀倭以掠中國。故湯和徙之。今二百餘年。漸沐厚
德。驅之猶不肯向倭。可同論乎。北方利用陸。宜廣開
水田。變斥鹵爲良畝。築堡戍守。倭至卽以材官羽林
蹂踐之。篋不勝矣。

四夷凡已附未附。爲國莫能悉載。載日本云者。北
虜之外。莫患南倭。卽兵門邊海之意也。

其之長莫患南對。明兵門。皇。其。之。道。之。移。其。所。
 四夷。小。日。州。未。開。為。國。莫。道。悉。輝。輝。日。本。云。皆。其。
 親。親。之。弊。不。類。矣。也。黃。石。採。金。帛。器。物。數。十。萬。餘。種。
 水。田。變。孔。鹵。熟。夏。而。築。埴。丸。守。對。至。唱。以。林。官。林。
 斷。驅。之。斷。不。肯。向。對。河。同。論。平。此。式。既。用。對。宜。與。開。
 封。豈。對。以。就。中。國。姑。悉。林。對。之。今。二。百。餘。年。漸。漸。興。
 蘇。口。因。既。亂。禁。不。能。因。既。愚。升。內。向。之。意。未。然。也。
 限。欲。無。高。興。宜。與。對。備。而。今。又。禁。入。蘇。蘇。對。香。蘇。

皇明四夷考論

鄭曉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我唾革蘭台。已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

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勃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畧。可幾而得矣。高皇帝何以有海外之使。更始也。成祖西洋之艘。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羗三王胡四王。我厘厯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為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也。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

領封為
福華夷
不小何
無議行
者

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為而不可也。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土。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莫不然乎。彼其忍于搗墳墓。父母妻子。廬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盍亦反其

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乎。

○其○怨○于○跡○離○墓○父○母○妻○子○盡○共○而○其○異○賊○皆○必
○道○亦○以○因○內○起○也○斯○為○斯○也○昔○林○人○計○莫○不○然
○華○入○雲○中○闊○漉○憂○未○艾○也○吳○姑○射○佳○宅○昔○非○直○樂○長

○○○人○人○相○與○道○道○亭○山○小○兒○來○素○賦○莫○益○滿○昔○近
○○○天○惡○也○難○華○夷○去○王○後○也○昔○也○長○次○人○中○華○今
○○○命○于○京○阿○王○入○旋○命○于○燕○土○其○昔○來○平○無○和○以○聚

○不○問○有○神○射○燕○然○恨○於○佳○河○平○吳○燕○而○不○何○也○訓○道
卷之五終

卷之五終

